

学外语不能学至“失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认为,中国应该制定科学的外语教育战略。张树华说,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荒废正常的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汉语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今天,没有人怀疑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熟练掌握英语更是对升学、就业有着极大的影响。但语言的作用在于表达、交流,语言更承载着思想。当学习一种语言被设定成一个急切的目的,且牵涉太多功利因素时,显然已经背离了学习语言的初衷。

显而易见的是,当前学习英语的好处

被不断放大,甚至有不少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孩子的英语学习未雨绸缪。而现实情况也是如此,若英语成绩不够好,孩子以后的各阶段升学,直至就业都会面临不小的障碍。

英语热一直在持续,然而学得怎么样?那些年我们起早贪黑反复记忆的英语单词,如今还记得多少?语言从来都只能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得到恒久记忆与传承,消耗掉太多精力的英语学习,到头来可能只见证了那些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证件考试、职称考试……

学习一门外语是好事,但当此种学习不再围绕语言本身,而是紧盯着“学成后”

就能赢得的各种好处时,它必然是失败的。我们不能从一门语言的学习中发觉其背后的文化,甚至学了多年以后,才发现从不取用它来交谈。实际上,也很少有教师要求学生学外语最终实现交谈,因为往往只要考试中有高分就足够了。

英语学习的急功近利无疑挤兑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挑战了母语的地位和学习母语的热情。在一些学校,本应背诵唐诗宋词的语文早读因考试压力被迫换成英语早读,而在大学,很多人也将大部分时间留给英语学习,因为有着四、六级证在那里等着……

最后,我们经历了高等教育,走向社会,才发现得了“失语症”:汉语表达能力匮乏、措辞不当、错误百出等十分常见。而曾经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外语,极可能因难有用武之地而逐渐遗忘。

学外语不能学至“失语”的地步。失去对母语的热情,失去对母语的尊重,也就失去了自信,带来了文化荒凉。

汉语的魅力需要被发现,一国之教育必须重视自己的母语,这是最起码的。而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应逐渐去除功利化色彩,让语言学习回归交流目的,变强制为自主选择,变强迫为潜移默化。(寇宇龙)



寻找“桃花源”

3个月前,一位住在上海浦东的白领放弃2万元月薪的工作,踏上了寻找隐居胜地之旅,原本只想探访江西寻乌和广东河源两地,没想到却没刹住车,一路开到了新疆。3个月过去了,他还在路上……(3月11日《新闻晨报》)

高企的房价,拥堵的交通,背着不小的压力,呼吸着没那么干净空气,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都做起了“桃花源梦”。但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梦想归梦想,生活还得继续,顶多是挤点时间出去旅行,过把“归隐瘾”。至于像这位白领放弃高薪去寻梦的,自不多见。从他找了3个月还在路上的遭遇来看,“桃花源梦”易做,真正找到自己的“桃花源”却很难。即使找到了心目中的那个“桃花源”,能不能长期归隐还是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很多“曾经”,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大都市的喧嚣拥挤令人厌烦,但远方的蓝天白云又意味着种种不便。多少一度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吃回头草,说明“大都市梦”还是比“桃花源梦”更现实。所以,归隐听起来虽美,但要真这么干,还得三思而后行。文/小正 图/春鸣

@ 一语惊人 @

- “太臭了,我实在受不了”
——福州民警跳入臭沟追捕小偷,小偷难忍恶臭束手就擒。
出处:《海峡都市报》
- “从没见过火灾,觉得很新鲜”
——宁波千人围观3平方米储物间火灾,有市民称看新鲜。
出处:《现代金报》
- “为了把咏哥的脸看全,刚给家里换了加长版液晶电视,如果咏哥走了,大屏幕不白换了”
——网传李咏出走央视,有网友如此调侃。
出处:《南方都市报》
- “保安,哪有车位可以停”
——肇庆两名吸毒男子产生幻觉,开车携枪冲进公安机关找车位。
出处:中国新闻网
- “念完这名字就喘不上气来了”
——网传湖北一政府机构名字长达45字,被称国内最长。
出处:中国网
- “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计生委官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出处:人民网
- “车子报废了,我也要继承车牌”
——北京男子在大雨中去世,其妻子为争车牌状告婆婆。
出处:《法制晚报》

◎ 器尘 辑

大部制需要“细预算”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推进大部制改革。

改革中,一些机构被撤并,一些机构将重组。接下来挪位子、搭班子、挂牌子、刻章子、花票子,涉及改革的部门将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并不会自动到来,检验大部制改革成效的,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标准是不可少的。一是服务效能,二是部门预算。我比较关心的是大部制下的部门预算工作,毕竟部委有多少票子又如何花票子并非小事。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已经实施有几年。

从本质上看,部门预算所表现的是纳税人购买相关政府服务的价格。最近几年来,相关部委预算公开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但是从一些已公开的预算来看,有些部门预算公开的象征性高于实用性。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失之于粗。比如,一些部委都只能笼统地公布资金的使用方向,公众看不到其具体的用途,看不到具体的项目支出。二是艰涩。不说普通的民众,就是业内专家也坦陈“看不懂的地方”太多,相关部门没有很好地向公众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干了什么事情、具体项目

花了多少钱。三是“三公支出”没有有效地降下来。

许多项目,社会公众主动申请公开相关信息,得到的回复很多时候是“不能说得太细”,如今大部制改革之后,部门预算也会有所调整和损益。相应的,做好部门预算的难度也会加大。新的部委局应该有新的气象,新的工作业绩,我以为能否真正节约开支,能否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能否切实减少“三公支出”,能否做好细化预算工作,也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之一。

(采桑子)

港府资助小摊贩的启示

政府拨款资助小贩?你没有看错,这事发生在香港。3月11日,港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2.3亿港元,为全港43个排档区的4300个固定小贩提供资助,帮他们搬迁或重建摊档,以改善防火效能。预计每户小贩最高可获6.4万港元。

港府派钱资助摊贩重建,令人感慨万分。这种行政举措,无疑蕴含了穷人经济学。

在内地,一些城市长期以来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惑:如果对占道经营的摊贩宽容,便会牺牲市容环境和市场秩序;如果取缔摊贩,则会影响到一些弱势群体的生计。

在城市生活中,对小商贩加强管理确有必要,但管理并不是简单地禁止小商贩的存在,而是要探讨如何在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的前提下,适度允许小商贩存在。即是说,在制止乱摆摊点的同时,管理者应突出服务宗旨,如划定摆摊区域,明确告知小商贩到哪些街巷,以及在哪个时间段摆摊。

一个简陋的小摊,可能供给着一家人的生活。城市管理要做到以人为本,就要学会换位思考,进而突出执政为民的宗旨。但当下,有些城市仍提出建立“无摊城市”的目标,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

港府派钱资助摊贩重建的启示在于,面对存在各类隐患的摊贩,管理部门不应强硬地取缔、拆除,而应从人民的生存发展和城市生活便利的角度来看问题,尽最大善意来改造他们,以维持百姓的生活、就业和安居。

(沈峰)

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才是“重头戏”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拉开了序幕。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重组国家海洋、能源管理机构……一系列“大手笔”让人们对此次改革充满了期待。

这是一次“做减法”的改革,表现形式是部门间的分分合合;但改革的核心却不是部门撤并,政府职能转变才是其“重头戏”。正如机构改革方案起草者、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所说:“不仅要拆庙、建庙,更要让庙里的神仙换换脑筋,否则很多事情还是办不好。”

部门撤并本质上也是职能重组,是对原有的、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

职能进行重新分配。比如,部分机构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导致“有利抢着管,无利都不管”,几个“大盖帽”管不了一颗“豆芽菜”;有些机构管得过多过细,致使一个审批项目不停地在政府部门间“流转”,要盖数十、甚至上百个公章。政府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部门之间的权限,构建“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权力结构,使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司其职。从此次“被改革”的几个部门来看,大都是当前最紧迫、群众呼声最高的领域,也能感受到中央“理顺职能”的决策意图。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简政放权,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地方的归地方,各得其所;政府要做到“不该管的不管

不干预,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机构改革“更加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需要在日后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汇聚勇气与智慧,逐步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的效果如何,当以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之高低来检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到政府部门办事是不是更方便了,心情是不是更舒畅了。说到底,人民最关心的不是有多少个政府机构,而是这些机构能不能把该干的事情干好,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

“舞台”已经由“方案”搭建好了,人民已拭目以待,如何唱好这场机构改革的“重头戏”,就看各政府部门的表现了。相信只要“剧情”给力,“起名”类的质疑自会消散。(安传香)